

收藏崖州布的“苦行僧”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 图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



周长征收藏的部分崖州布。

500

多匹,在收藏崖州布的路上,他感觉自己像一名苦行僧,很多人,包括家人也不理解他对崖州布的痴迷,在他看来,对崖州布与其说是收藏,倒不如说是抢救性保护。周长征,他把对崖州布所有的研究成果和心里话,都写进了论文《海南棉纺崖州布》中。他希望,通过自己的收集和 research,重新唤起人们对海南独有的崖州布的关注。



周长征和他收藏的崖州布。

痴迷收藏“土布旧衣”

上个世纪70年代初,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现世,当全世界都在赞叹那令人着迷的汉墓女主时,海南乐东籍收藏家袁金华,却被随墓出土的纺织文物所震惊,“其中竟然有海南崖州的斑斓布,原来在汉代我们海南就有这么精美的手工技艺,有丰富的棉纺织文化了!”

古崖州地区包括了如今的三亚和乐东,当时家住乐东佛罗镇的袁金华早就开始留意街坊邻居们的生活,他发现在旧式家庭中,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,而且当地还传唱着一首有关纺织的童谣,就连街上老阿妈穿的衣服,也多是老棉布手工缝制的。

袁金华敏锐嗅出,这一切迹象,都和崖州布、古崖州棉纺织文化有关系,而且如今尚存的老棉布、老纺织工具,可能都与马王堆汉墓里那些海南斑斓布有着很深的渊源。于是他不断寻找史籍资料,最后从黎族棉纺织技术中找到了崖州棉纺织技术的来源。越往下探寻,所涉及的历史学、人类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知识也越来越深,袁金华对崖州布的研究仿佛进入了迷宫,再加上年事已高,对崖州布的实物收集只能无奈停止,但他一直在寻觅合适的接班人。后来,他注意到了一个年轻的收藏爱好者。

周长征年轻时,对一些邮票、古钱币、旧陶碗等老物感兴趣,收藏的物品也是多而宽泛。“以前都是闹着玩的,各种都收,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,进入了迷茫的时期。”大约2002年前后,周长征在朋友的介绍下,认识了当地收藏圈赫赫有名的袁金华。

经过接触了解后,袁金华也欣赏周长征身上的“呆气”,“周长征这样的人,实干,能吃苦,喜欢一个东西,就愿意钻进去,又有文学功底,能够肩负得起对崖州布的研究,去寻找崖州布的出路,我认为他这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”袁金华告诉迷茫的周长征,收藏要有自己的方向和专研的领域,现在在琼南地区,崖州布应该是最值得保护和研究的重大课题,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
袁金华的一席话让周长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收集崖州布的漫道。从发掘、收集一寸、一尺的各种崖州布开始,十多年下来,周长征收藏了500多匹崖州布。品类有白棉布、染色棉布、花布、猪血布,质地有单布、双布、二春麻布、车子线布,颜色除了常见的蓝、黑之外,我们还看到了红白交织的花布,以及稀有的湖蓝色和淡紫色崖州布。“就算同是黑色、深蓝色布料,颜色也绝没有完全一样的。”周长征十分珍惜地介绍着自己的藏品说,因为手工染制过程中,水温、用量、浸泡时间、固色方式的不同都会影响最终染成的颜色,可以说每一匹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这些棉布多数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老物,有的已经斑驳破损,但有的看起来甚至还崭新如初。除了棉布外,周长征还收集了织布的棉、麻原料和纺织工具。通过整理这些实物资料,他开始探索崖州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记忆,在考据史籍的基础上,增进了对崖州布的认识,并写出论文《海南棉纺崖州布》,介绍崖州布的来龙去脉,成为如今人们了解崖州布不可多得的综述性资料。

深夜坟地里找回珍贵崖州布衣

如今,已经没多少人掌握崖州布这项技术了,琼南地区仍然在世的织女垂垂老矣,虽有心而无力。随着她们的离世,那些旧衣老布多半压箱底,或是被后人处理掉。可以说,崖州布面临着绝迹的处境。周长征所做的收藏,几乎相当于文物抢救。

他曾经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。1997年,周长征在乐东黄流镇上曾看到过一位90多岁的老阿婆,身穿民国样式的深蓝色棉衣。开始收藏崖州布后,他几经打听后得知,这是阿婆年轻时亲手纺织缝制的,是地道的崖州布制衣,内外两层棉布,中间夹一层棉花,用细密的针脚固定,结实又耐穿,多年下来不见褪色。周长征立即联系阿婆,希望可以买下她的这件衣服。不出意外,老人家不肯割爱,“自己缝的衣服,舍不得卖人。”这也是周长征在收集崖州布过程中常常听见的回答。

但不久之后,他听闻老人家去世的消息,当下一想,作为遗物,老人家的旧衣服可能会

被后人处理掉。为抢救那些珍贵的崖州布衣,周长征四处打听,终于问到,老人家的旧衣服可能已经被丢入坟地的后山坡上了。周长征心里一横,当晚就打了手电筒上山寻找。老天不负有心人,终于,那件老阿婆仅存的崖州布衣被周长征保下来了。

“随着时间的推移,崖州布的实物资料是发现一件少一件,消失得很快,我每时每刻都有一种紧迫感。”今年已经47岁的周长征说,崖州布的收集是要靠缘分的,有时候碰巧是他没钱的时候发现了值得收藏的崖州布,但就算欠债也要把它收下来,因为往往一旦错过,可能就真的没了。

借钱也要保下重要史料

为了收藏崖州布,周长征数次债台高筑,也多次因为现实的困难而萌生退意。在他最困难的时期,一边同时供着几个孩子上大学,一边又要专注收集崖州布,为此他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分黄花梨木收藏品,有时还需要借钱,就为了这一匹匹、一件件世人眼中毫不起眼的“土布旧衣”,他遭遇了债主上门逼债的境遇。

现实的巨大压力让周长征心灰意冷,终于有一次,他咬咬牙,决定低价贱卖所有藏品,只求能够还清债务,回归平淡生活。袁金华知道后感到十分痛心,立即和收藏圈的朋友召开了一次集体会议,最终通过众筹的方式,暂时帮周长征度过了难关,让他安心继续做研究。

“我们都是这样,不管如何困难,还是要坚持下去,也算是为海南崖州布文化留存一些重要史料。”袁金华说,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,“呆”是首要具备的特质,上了这个道就是不断地投入,还会面临周围人甚至亲人的不理解,“人人当你很有钱,要么就当你是疯子,他们说哪有人为了一些‘破烂’赔上全部身家的?”



周长征收藏的用崖州布制作的衣物。

崖州民歌里织女的千年哀怨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婧

70岁的三亚崖州民歌保护工作者张远来,从小听着家乡古老的摇篮曲长大,至今,崖城深处也还有老阿妈会唱给孩子听,歌词写着:我母生我七姐妹,个味担鱼个担瓜,个味纺纱个织布,个味挑水个煮饭。

数千年来,农耕文明将小农业与传统手工业相结合,这样的经济模式下,家庭里男耕女织分工明确,妻子、女儿是纺织技艺的接班人,从早期自给自足,到根据社会需求生产出用作商品交易的更为精美的崖州布,古崖州地区的棉纺织业就这样繁荣发展着,最终从千千万万家庭织女中走出了一个个黄道婆。

透过周长征收藏的500多崖州布匹看来,那每一条紧密交织的经纬线,每一个对称规整的花纹,每一个平滑干净的包边,都是旧时织女的心意。正是这些织女、绣娘们,创造了海南崖州棉纺织传承数千年的灿烂文明。

透过这些古老的棉布,仿佛就能听到那家家户户“唧唧复唧唧”的机杼声,飞越了千年时光,响彻在古崖州的大地上。

然而这些以布为画、将精致与大气注入经纬线的女子,却并不是都带着愉悦的心情来创造美的。闭口不开颜、低头双泪垂,苦日又苦夜、难享福与禄,这是古崖州民歌《贫家织女怨》中反复描述的织女心情。

崖州民歌的韵律之美妙就在于,无论是高起低回,还是幽怨婉转,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对歌词的理解,即兴采用不同唱法。张远来用崖州话来演绎这首《贫家织女怨》,能充分体现出贫家织女起起落落的心情。

从通俗易懂的歌词可以想象得出,织女的一天,是从鸡鸣开始:醒来后略作收拾,织女就得手脚勤快地开始干活了,坐在织布机前,一边干活,织女一边就忍不住调侃,“又见到你这个老朋友了,我们日日夜夜相互陪伴,全家就数你跟我最亲。”

想到这里,织女的心一紧,因为家中贫苦,成日操劳,怪不了爹娘,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生错了家庭。“若是爹丰与母富,哪似依劳苦日夜”这样的想法起了个头后,织女的心情越来越低沉,听到庭前鹊叫,会想到了自己成日忙碌不出门交际,又是出身贫寒的宅女一枚,当然无缘鹊桥。“篁你都成双对,怨依命不与你同”眼看织布机的靠筐成双成对,又衬出了自己的形单影只,平白将青鲜的生命消耗在单调重复的织布工作中,等到红颜变作白发,也嫁不出去了。

至此,织女又忍不住怨怼织布机:“何时与你相分开?”但是不织爹娘又要骂。无可奈何,摆脱不得,织女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清醒地认识,发现内心的冤屈无处可诉、也无人可解。

所以织女也就越来越少开口抱怨了,但这担忧和自卑却是越来越深的。就算足够聪明伶俐,学会了单织、双织、浮花、绣花、横纹、斜纹的好手艺,织出了绫罗绸缎、华服喜被、鸳鸯绣帕、奇巧衣饰,那也是给人送做陪嫁,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看别人穿着自己织出的喜服成双成对,织女触景伤情“人穿好来有郎嫁,依织好来割断肠。”

《贫家织女怨》中描述的,让织女反复喟叹的原因,还是因为织布这个活计,耽误了青春、妨碍到姑娘嫁人。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,黄道婆为何终生无儿无女,也许就像这首民歌里描写的那样,与贫家织女有同样的遭遇。

知道了这一层故事之后,我们再看那些华美精致的崖州布作品,更能够体会到经纬之中包含的,穿越千年的哀愁……